

# 硃痕记

京剧

程砚秋演出本



# 前　記

《硃痕記》一名《牧羊卷》，取材于《牧羊宝卷》。剧本叙述唐代西京节度使黄龙造反，朱春登代叔从軍。春登嬸母宋氏，謀占长房的家財，內侄宋成謀占春登的妻子赵錦棠。假意伴送春登从軍，中途暗下毒手。宋成回来，假說春登軍前战死。朱嬸逼赵錦棠改嫁宋成，錦棠不从，备受折磨。朱嬸又将錦棠婆媳赶到山坡放羊，要婆媳冻餓而死。不料春登被害未死，陣前立功，封侯归来，杀死宋成，問到母亲和妻子，朱嬸假說已死，春登痛不欲生，去到坟塋祭奠，并舍飯七天。恰好錦棠婆媳前来討飯，因飯时已过，求得春登剩下的一碗殘飯，朱母誤把飯碗打碎，惊动朱春登，喚进問話，因得夫妻相認，母子相逢。

此剧旧本只有放飯團圓一段，程硯秋先生在1927年补編成全本。



# 第一場

四将上，起霸。

四　将　（念）塞外烽烟紧，軍中刁斗寒；

敌强难取胜，坐待大兵援。

請了。元帅升帳，你我两厢伺候！

八軍士、郭昕上。

郭　昕　（引）敌势猖狂，鎮西陲，翊贊皇唐。（詩）

只为黃龙起叛心，兴师报国捍边庭；

自惭未把烽烟靖，待壮軍威誓扫平。

本帅，郭昕。官拜安西都护。自从西凉节度使黃龙造反，奉命征討，連战数陣；叵奈黃龙十分驍勇，以致我軍損兵折将不少，本帅甚是担心。因此奏明圣上，查取在籍武职人員，迅速前来投効。——中軍听令：拿我令箭，催取在籍人員，不得有悞。

中　軍　得令。（下。）

郭　昕　掩門！（下。）

众人同下。

# 第 二 場

朱英元病状，朱春科扶上，宋氏、宋成随上。

朱英元　（唱西皮搖板）

这几日病纏綿益增老境，

好比那风中烛有限光明！（坐）

俺，朱英元，山东齐河县人也。自我幼年投軍，充当校尉；后因身体多病，退职回家。夫人宋氏，只生一子，名喚春科，今年一十七岁；先兄英魁去世，留下侄儿，名叫春登，一家同住，倒也相安。我家薄有田园，衣食却还无虑，只是我年老多病，孩儿年紀又輕，后顧茫茫，不知如何是好也！

兵士二人、差官上。

兵　士　来此已是朱英元的家宅。

中　軍　前去喚門。

兵　士　門內有人么？

朱春科　爹爹，外面有人叫門。

朱英元　你去開来。

朱春科　（开門）何事？

兵　士　这里可是朱英元的家么？

朱春科　正是。

兵　士　有上官来此，教朱英元出来迎接。

朱春科　請少待。（入門）爹爹，有上官来到我家，要爹爹出去迎接。

朱英元　哪里来的上官？你扶我出迎。

宋氏、宋成，朱春科扶朱英元出迎，相見。

朱英元　貴官奉何人所差，到此何事？

中　軍　只因黃龙造反，郭大都护，連战失利；兵部奉旨，調取在籍武职人員，前去投効。俺奉本地节度使所差，特来調你。

朱英元　呵呀，貴官，你看我老病龙鍾，如何去得！

中　軍　这是将令，誰敢不遵？

朱英元　是是，請少待。——这便如何是好！我想此事料难推辞，不免教吾儿春科前去代我便了。——啊貴官，象我这样衰迈，就到陣前，亦无用处；我有意教小儿代往，还求貴官方便方便。

中　軍　这倒使得。快教他即刻动身，不得違悞。

朱英元　遵命。請到里面歇息。

中　軍　告辞了。

兵士、中軍同下。

宋　氏　老头子，你这个样儿怎么去呀？

朱英元　我已与差官商議好了，就教吾儿春科代我前去，你替他收拾行李，也好起程。

宋　氏　那可不成！他年紀小，况且沒出过門儿，哪儿能叫他去哪！

朱英元　这是王命。

宋　氏　黃命、黑命我都不管，反正不教他前去。

朱英元　如此說来，你岂不是同我为难？

宋　氏　你有个好侄儿春登，你成天說他人才也好，文武双

全，你为什么不叫他去呢？

宋　成　是啊！表弟年紀太輕，姑母之言，是不錯的；就教春登表兄去，岂不是一样！

朱英元　你們都会說現成話，侄儿春登他也有老母在堂，又怎肯教他前去？

宋　氏　你不要忙，把他們請来商量商量，春登若是肯去，岂不很好；干甚么要你这样着急！（向宋成）你去到东院里，把她們娘儿几个請来，說我有話說。

宋　成　啊。（下。）

朱英元　春登去不得。

宋　氏　等他們来了再說吧。

宋成上。

宋　成　您随我来，我姑媽請您哪。

朱春登、赵錦棠、朱母同上。

朱春登　（念）萱闈多庆松身健，

赵錦棠　（念）燕寝承欢春日长。

朱英元　嫂嫂。

朱春登<br>赵錦棠　参見叔父、嬸母。

朱英元　罢了，一旁坐下。

朱　母　（坐）喚我們出来何事？

朱英元　今奉了上官之命，教我前去西凉投軍；想我病到这个样子，如何去得？

朱春登　叔父身体要紧，自然不去的好。

朱　母　是呀，这如何使得。你就該回那上官說：有病不能

前去才是。

朱英元　这是王命，誰敢不遵？只得教我儿春科代我前去。

宋　氏　得啦——我說春登啊！你叔叔要你兄弟前去投軍；你想你兄弟年紀又小，从来沒有离开过我一步；况且你叔叔多病，若是春科出門之后，他又想念儿子，岂不是病中加病么？正为此事，为难得很呢。

宋　成　是啊，年老之人，总得有儿子在旁边伺候，才能放心。

宋　氏　我儿春科，又未曾娶过媳妇，象嫂嫂您这样儿子、媳妇，都在跟前，也多个帮手。如今都靠着春科一人，怎好教他出去！

宋　成　姑夫这样多病，不是我說句不好听的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連一个亲生的儿子，都不在跟前，也太不象話！春登表兄，你說我的話，錯也不錯？

朱英元　你們都这样說，我只得拚这老命不要了。

宋　氏　侄儿，你素来是最孝順的，你叔叔又很疼你，你看他老人家这样着急，你总要替他想个法子才好。（哭。）

宋　成　姑媽，春登表兄是最孝順不过的！他又是讲义气的人，他自然有个主意。你老人家也不必这样伤心。

朱春登　旣然如此，这也是无法！嗳，也罢，待我前去。

朱　母　哎呀，儿啊，我也是同你叔父一样的人了。（哭。）

朱春登　只是我也有老母在堂，此事倒眞为难得很！

朱　母　我也是年老多病之人；若是身体好些，还則罢了，如今也同你差不多的人了。

宋　成　說起这話来，你老人家的身体，倒是十分康健；是

个有福有寿的样子。

朱英元　嫂嫂的年紀也高了！侄儿是不能远离的，此事如何是好？（叹气）看你們这个样子，也不叫春登前去，也不叫春科前去；也罢，待我拚这老命前去！

宋氏叹、朱母叹，朱春登叹、宋成叹。

赵錦棠　（起立）不是媳妇多口：叔父既是多病，若是春科兄弟前去，嬸娘又放心不下，叔父也要挂念。据媳妇看来：官人，你是义不容辞的了！好在老母在堂，有我侍奉，你也可以放心；自古道："朋友尚且急难"，何况是骨肉之亲？官人，还是你替叔父前去，免得他老人家这样着急。

朱　母　这……

赵錦棠　啊，婆婆，你平日也是盼子成名；有此机会，正好报效国家，建功立业。学一个班定远万里封侯，也不枉婆婆教子一場！就請放心，教他去吧！

朱　母　說得却有道理。事到如今，也只好有此一想了！叔叔、嬸嬸，就是春登去罢。

宋　氏　到底是侄媳孝順，眞眞难得。

宋　成　是呀，表嫂眞是个明白爽快人，难怪我家姑媽常常夸贊于你。我宋成看你們这样有义气，我倒情愿护送春登表兄一同前往；一路上，起早落夜，馬前馬后，有我在旁招呼，料也不妨事，表嫂你也可以放心。这件事，我倒要自告奋勇了。

朱英元　侄儿同我的賢侄媳如此孝顺，我也不好說些什么了。——宋成，你肯护送前去，我更是放心；那么，王

命逼迫，自要即刻动身的。——夫人，你去多取些銀子來。——宋成，你快去預备馬匹。

宋氏、宋成下。

朱英元　嫂嫂，这都是我連累侄儿了！

宋氏取銀子、行囊，宋成牵馬上。

朱春登　事不宜迟，侄儿就此告辞了。——娘子，我去了！你好好侍奉老母。（出門，上馬，唱搖板）

从此后望家山归途有梦，

宋成带馬下。

朱春登　（唱）为国家又何敢私而忘公。（掩泪下。）

朱　母　（哭）吾儿，春登！（唱搖板）

愿吾儿早返家膝前侍奉，

赵錦棠　（扶朱母，唱）

盼家書只望那天外归鴻。（扶朱母掩泪下。）

朱春科扶朱英元。

朱英元　（唱搖板）

眼看他母子离怎禁伤痛，（哭，下。）

宋　氏　（唱）这一回总算是称我心胸。（笑，下。）

## 第　三　場

李　仁　（內）走哇！

李仁上。

李　仁　（唱西皮搖板）

为經商来到了西凉道上，（轉流水板）

遭不幸在穷途又遇强梁；

到如今只落得一身飄蕩，

为飢寒恨不能回轉家乡，

只好在綠林中暫作打搶，

这买卖怎禁得日久天长！

咱李仁。向做小本經营，往来各处販卖。不料昨日行至西凉路上，遇見一伙强人，將我貨物搶去，还將我身上衣服剝掉。事到如今，也顧不得許多了，只好見有过路行人，搶些銀錢，免得挨飢受冻，我就是这个主意，哎，就是这个主意也！

內喊。

李　仁　（唱搖板）

到于今受飢寒学人打搶，

树林中等一等过路客商。（下。）

## 第　四　場

朱春登背行囊、佩劍上，宋成上。

朱春登　（唱西皮搖板）

策长鞭只見那荒凉野景，

沒来由遮日星戴月披星；

望前途已到了西凉路徑，

白云飞不由得馬上思亲。

宋　成　表兄，一路上千辛万苦，你又这样唉声叹气，想念家乡，我劝你还是保重身体要紧。今天我也走乏了，你

是騎馬的，我是走路的，实在跟你不上；我这里带有好酒，何不下馬暢飲一回，也好解解煩悶。

朱春登　是的，你走乏了，待我下馬来歇息歇息再走。（下馬，取行囊置地）我們就席地而坐，暢歇几杯便了。（坐地。）

宋　成　（取酒，又从身旁取出两只酒杯，坐地）你看我預备的齐全不齐全？（斟酒）請！（同飲酒）来此已是西凉路上，一路上平平安安，都是表兄的福气；我来敬你一杯！

朱春登　大家的福气。（飲酒。）

宋　成　我看表嫂，这般賢慧，眞是千万人中，挑不出一个的！你眞是有造化。

朱春登　提起拙荆来，这倒是难得的。

宋　成　我再来賀你一杯。（劝朱飲酒）此去投軍，你若是立了大功，做了大官，可不要忘記了我。

朱春登　說哪里話来？你这回护送于我，是很辛苦的，怎会忘記了你？

宋　成　如此，我又謝你一杯。

朱春登　（飲酒）我要醉了，不能飲了。

宋　成　今天談心，倒是很快活的，何妨多喝几杯？

朱春登　够了！

宋　成　那么，再飲这一杯罢！

朱春登飲毕，醉臥。

宋　成　表兄怎么样了？

朱春登　醉了。

宋　成　（起立，四顧）表兄，——嘿！他果然醉了！临行之时，我姑媽囑咐我，教我中途路上把他害死，好謀夺他

的家产；如今将他灌醉，正好下手！——哎呀慢着！他是一身好武艺，我要一刀砍不死他，他拚起命来，我可不是“个”儿。——有了！我把他捆在树上，他就是醒啦，也来不及了！好，就是这个主意！——（綁朱春登。）

朱春登　啊！（睜眼一看，又閉目。）

宋　成　哎喲，我当是他醒了呢？敢情說醉話呢！朱春登，朱春登，你死之后，我拿了你的行囊馬匹，到省城卖了，由着性乐他几天；約摸是时候，我再回家报信，就說你死啦！你媽听了这个信，不死也得八成！剩下你媳妇一个人，我是人財两得！趁此四下无人，我动起手来！（拔劍。）

李仁跳出。

李　仁　呔！

宋　成　哎喲我的媽！（急搶行囊，上馬逃下。）

李　仁　（追）这小子騎上馬跑得真快。赶他不上！头天开張，大不吉祥。喲，这还留下一个！我摸摸他有銀子无有？（聞酒香）好奇怪！怎么一陣陣的酒香！（見酒壶、酒杯在地）哦，原来有酒在此。我已餓了一天了，且去喝它几杯。（席地取酒飲）且慢，这位客官的行囊馬匹虽被那賊偷去，他身上还有衣服，待我剝他下来，免得空手而回，也算是开張大吉。（欲剝衣，又止）且住，他行路之人，所有行囊馬匹，已經被人偷去，也算可怜！我若是将他的衣服剝下，他岂不要冻死！我已遭不幸，何苦再害人的性命？待我将他喚醒——客官醒来；客官醒来！（拾劍。）

朱春登　（唱倒板）

猛然間听呼喚頓如梦醒——

啊！（接唱搖板）

却为何平地里繩索加身？

你为何将我捆綁？

李　仁　你別瞎說啦！綁你的不是我！我与你松綁。

朱春登　啊！我的行囊馬匹，哪里去了？

李　仁　行囊馬匹呀，早搶了去了！

朱春登　（扭李仁手）你这强人，敢来行搶！

李　仁　（被扭）啊喲喲，你就这么厉害！你还有一位朋友，哪里去了呢？

朱春登　（惊覌）哎呀，宋成哪里去了？

李　仁　你松了手！你想，我若是强人，早把你杀了，还喚醒你干嘛？

朱春登　是呀，到底我那宋成往哪里去了？

李　仁　他呀！他早跑了！

朱春登　啊呀，你这强人！

李　仁　（后退）客官你莫性急，待我慢慢告訴于你：我見你那伙計，趁你睡着的时候，将你捆在树上，正要取你的宝劍，行刺于你，被我一喊，他就拐了行李，騎上馬跑了！

朱春登　这个——我却不信！

李　仁　你不信，我告訴你！我在草棵之中，看見你的伙計，要害你的性命，我意欲将他捉住，不料那厮上馬而逃。不但是你破財，連我的財运，亦不見佳。

朱春登　啊！听你之言，那宋成果然要害我的性命？（想）我

倒想起来了！适才朦朧之中，好象是他捆綁于我！如此說来，此事当眞。宋成啊，好賊子！——只是我的行囊馬匹，俱被那贼拐去，这，这便如何是好？

李　仁　客官是往哪里去的？

朱春登　要往西凉投軍。你是什等样人？方才說你的財运亦不見佳，到底是何意呀？

李　仁　不瞞你說，我亦打算搶劫为生的。

朱春登　看你是个好人模样，为何做此勾当？

李　仁　我叫李仁。原来是个好人，做些小买卖；不料昨日遇見了一伙强人，将我貨物搶去，只因飢寒所迫，不得已想做此营生。也是初次开張的，客官莫要見笑。

朱春登　（摸腰）还好还好！我的行囊馬匹，虽被那賊偷去，幸亏我的妻子，还有少許銀錢，交給于我，藏在腰中，不曾被那賊偷去，錢虽不多，勉强可以走路。那一壮士，在下朱春登前去投軍，壮士若肯前往，也可有出头之日，不知你意下如何？

李　仁　愿效鞍前馬后之劳。

朱春登　好好，如此一同趲路前往。——哎，料不到宋成那賊，如此昧良！我若一朝得意，岂肯与你甘休！正是：（念）

險被狂奴丧我命。

李　仁　（念）从此回心做好人。

二人同下。

# 第 五 場

朱春科扶朱英元上，宋氏同上。

朱英元 （唱西皮搖板）

我侄儿从軍去孝心可敬，

却緣何无音信未免悬心！

我儿，宋成送你兄长前去投軍，至今半載有余，他二人俱无音信，不知是何緣故？

朱春科 爹爹但放寬心。軍营之中，戎馬倥偬，无有方便之人送信，也是有的。

宋 氏 是啊，有宋成跟着他怕什么的！

朱英元 話不是这样講。（向春科）計算时日，宋成也該回来了！况且你兄长代我从征，我实实放心不下；有意命我儿去至大营，打探你兄长音信，你可愿去？

朱春科 孩儿愿往。

宋 氏 得了吧！我儿年紀輕，春登才替他去的，怎么你又教他去呀！

朱春科 啊母亲，哥哥为我父子方才前去，孩儿情愿前往，母亲不必拦阻。

朱英元 着哇，此去又非从軍，何必拦阻哇！

朱春科 事不宜迟，孩儿就此拜别了！（唱搖板）

辞别双亲出門行——

宋 氏 你别走！（欲扯朱春科，被朱英元拦阻。）

朱春科 母亲保重了！（唱）

去至大营探信音。（下。）

宋　氏　你别走，你别走。

朱英元　他已去远了！

宋　氏　不成，你赔我儿子！

朱英元　夫人哪！（唱摇板）

夫人但把心放定，

我儿不久即回程。

宋成急上。

宋　成　（唱摇板）

数月来在京城錢財用尽，

假意儿赶回家来报信音。

姑爹、姑媽大事不好了！

朱英元<br>宋　氏　何事惊慌？

宋　成　春登表兄才入軍营，头一仗就陣亡了！

朱英元　你待怎講？

宋　成　头一陣就死了！

朱英元　哎呀！（暈倒。）

宋　氏　（低声）事情办成了？

宋　成　（挤眼）办成了！您放心吧！

宋　氏<br>宋　成　醒来！

朱英元　（唱散板）

哭一声我侄儿无端丧命——

侄儿，春登，哎，侄儿呀！

都是我老糊涂要你从軍。

宋　氏　人已死了，你伤心有什么用啊？

朱英元　（唱）剎时間只覺得心痛难忍——（吐血）

怕的是今日里性命难存。

叫先兄你在那泉下相等——（扫头，死。）

宋成、宋氏急扶，朱母、赵錦棠急上。

朱　母　为何这等嚎哭？

宋　氏　你住了吧！你儿子陣亡，連我們老头子也急死了，你还問哪！

朱　母 / 赵錦棠　此話当眞？

宋　成　我是亲眼瞧見的，这事有鬧着玩的嗎？

朱　母 / 赵錦棠　哎呀！（暈倒。）

宋　成　得，又是两条人命！

宋　氏　甭管他們。——老头子啊！（哭。）

朱　母 / 赵錦棠　（醒）我儿/我夫！

朱　母　（唱散板）

哭一声小姣儿无端丧命！

赵錦棠　（唱）哭一声我夫主一命归阴！

朱　母　（唱）好一似箭攢胸心痛难忍，

赵錦棠　（唱）这噩耗忒离奇疑信难明。

宋　氏　（发怒）住了！为你們春登，把我的丈夫也急死了，把我的儿子也赶去了，弄得我一家人七顛八倒，都是为你們的事。你两个寃家，还要在这里大号大哭，难道还要逼死我不成？宋成，帮我把你姑夫搭下去，

宋成扶朱英元下。

宋　氏　待会同你們慢慢的算賬！老天呀，老天呀！你們眞害得我好苦啊！

朱　母　你們把我的儿子活活的葬送了，反倒說这样无理的話，我也不要这老命了！

赵錦棠　婆婆不要嘔气，嬸娘的脾气你是曉得的。待媳妇扶你回去，再来問个明白。

朱　母　唉！儿啊！

宋　氏　别在这嚎丧！給我走！

朱母、赵錦棠下。

宋　氏　咱們先办丧事去。(下。)

## 第　六　場

四軍士、四将、郭昕上。四軍士、四敌将、黃龙上，会陣。

郭　昕　黃龙，屡次抗命，是何理也！

黃　龙　你乃是俺手下敗将，何不投降！

郭　昕　一派胡言，放馬过来！

双方軍士下，开打，双收下。

## 第　七　場

朱春登上，李仁随上。

朱春登　(唱摇板)

一路上苦奔波策鞭前进，

想起那負心人气憤难平。

来此已离这大营不远，(聞战鼓、吶喊声)且住，人馬吶喊，待俺登高一望！

黃龙率兵上，郭昕率兵上，开打，郭昕敗下，黃龙追下。朱春登、李仁跳下。

朱春登 且住，前面敗的是官軍，后面追赶的是賊兵，俺朱春登，旣来投軍，自应上前搭救才是。——只是手无兵刃，如何是好？

李 仁 我們剛才路过薛仁貴庙，庙內藏有神箭三支，說是从前定天山所用的。那庙离此不远，我們何妨取来一用。

朱春登 好好，就此前往！

二人同下。

## 第八場

四軍士、四将、郭昕上，四軍士、四敌将、黃龙追上。交战。四将、四敌将分下。郭昕敗，跌下馬，黃龙提刀欲杀。朱春登、李仁暗上，放箭，黃龙中箭死。四敌将搶黃龙下。

郭 昕 幸亏壮士搭救，請問尊姓大名？

朱春登 在下朱春登，是来大营投效的。路过此地，見黃龙苦苦追赶，特地前来搭救，黃龙已被末将射死了！

郭 昕 这位壮士尊姓大名？

李 仁 我叫李仁。

郭 昕 啊，朱壮士，黃龙已死，壮士功劳不小，待我奏明

皇上，重加封賞，随我回营去者。

众人同下。

## 第 九 場

宋氏上。

宋　氏　（念）有心要把家財占，故意欺他老弱人！（坐。）

宋成上。

宋　成　（念）于今害了相思病，来求姑母作媒人。——姑媽。

宋　氏　侄儿来了？

宋　成　姑媽，侄儿年紀也老大不小了，总要娶一房媳妇才好！我想春登的妻房，于今守了寡，岂不是一个現成的媳妇！只要姑媽作主，教她改嫁了侄儿，我們两口子，从此成家立业，也忘不了你老人家好处。

宋　氏　我也久有此意，她們两个在我手心里轉，保管一說便成。我就到东院里去，你听好信儿便了。

宋　成　多謝姑媽。（下。）

宋　氏　（圓場，入門）我来了，你們都走出来。

朱母、赵錦棠同上。

朱　母　原来弟媳来了？

赵錦棠　參見嬸娘。

宋　氏　罢罢，大家坐下講話。（分坐）我今天作媒来了，我想你青春守寡，也太冷清，怪可怜的！我的侄儿宋成，人才很好，不如改嫁了他，也免了我一桩心事。况且亲上加亲，你們两个，仍旧在我跟前，我也好多得个膀

臂，岂不是两全其美呀。

朱母覷赵錦棠。

赵錦棠　（发抖）嬸娘，此言差矣！我赵家世代書香，从不曾听見此話；就是为你們朱家想，也恐怕被旁人耻笑，嬸娘，你不要打錯了主意。

朱　母　是呀，我媳妇是有志气的人，她若愿意改嫁，我也不便拦阻。她肯立志守节，我和你都是作大人的，也不好逼迫于她。

宋　氏　連你这老乞婆，也来多嘴！我是一番好意。你这蹄子，竟敢搶白于我！罢了，罢了！我家自你叔父去世，春科又出了門，家里头的事情，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要我一人照管，你們都坐起来吃現成的飯，还要装作老太太、少奶奶的模样，动不动說“世代書香”！我劝你們明白些：如今家里头，出錢多，进錢少，坐吃山空，也不是事；底下人我也用不起了，原想教你改嫁宋成，我也好得他做一个膀臂。如今既是这样說，也罢，我家里容不下白吃飯的人，那么你就替我去做事，别在这里說大話。

赵錦棠　嬸娘，要教媳妇做什么事情？

宋　氏　教你到磨房推磨去！

赵錦棠哭。

朱　母　哎呀，她是不曾做慣的。

宋　氏　那么，你是做慣的，就是你这老乞婆去推磨罢！

赵錦棠　婆婆，媳妇愿意去做，你不要同她斗口。

宋　氏　你到底去不去？别教你老娘生气。

朱母哭。

赵錦棠　（佯笑）婆婆，这也不算什么苦事。婆婆只管放心，請去休息吧，媳妇去去就来。

朱母哭下。

宋　氏　你听我說：脾气别这么犟！你要嫁了宋成，我就好好疼你，也不教你做这样事。（見赵不理）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赵錦棠　休得多口，决不从命。

宋　氏　給臉不要臉。走！（扯赵錦棠圓場，到磨房，入門，冷笑）看你还摆什么臭架子。（下。）

赵錦棠　唉！想不到我于今落得这般田地了！事已至此，也只得动起手来。（取升斗，推磨，推不动，勉强用力，哭。唱南梆子）

只可怜苦命人依他篱下，
思想起我夫郎泪落如麻；
到于今眞个是看同牛馬，
最难堪那悍妇冷語相加！（行弦，推磨，又推不动，勉强推）
怕的是我婆婆受她責罵，
沒奈何含悲泪度此年华。

推挨半日，渾身覺得酸痛，待我少坐片时。（旁坐，瞌睡。）

宋成上。

宋　成　（唱小調）

梳洗打扮离上房，
新鞋新袜新衣裳；

我好比当年刘知远，

磨房相会李三娘。

听我姑媽說，那春登的媳妇，还不曾应允。待我自己去献献殷勤，用言語挑动于她。那年輕的女子嘴是硬的，心是軟的，她看見我这般才貌，前去温存温存，一定是会回心轉意的。（入磨房門）哎呀，她倒睡着了！——好哇！你怎么不推磨？姑媽就要来呀！

赵錦棠惊醒，急推磨。

宋　成　（笑）嫂子不要害怕！我寃你哪。你也累了，看你这个样子，我也怪心痛的，待我来替你帮忙。

赵錦棠　有劳費心，也还不累。

宋　成　哪里会不累，分明是怕我心痛，故意这样說的。

赵錦棠不語。

宋　成　象嫂子这样如花似玉，风都吹得倒的！嫂子，以后这样的苦事，叫我来替你做，你坐在一旁，休息休息可好？

赵錦棠　这也不算什么。

宋　成　表哥去世，你年紀青青，怪可怜的，沒事的时候，我来陪你說說話，解个悶儿，想你是一定愿意的。

赵錦棠仍不語，暗恨。

宋　成　（走至赵錦棠身旁）象这样怪冷的天气，你穿这点衣服，冷不冷嫂子？

赵錦棠　（急避）放尊重些！（欲发怒，沉吟，佯笑）怕有人看見不便。

宋　成　姑媽睡了，待我关上門来，我們两个談談心罢！（关門。）

赵錦棠　（大惊，佯笑）表弟，待磨完了，談心也不迟。待我

抬起磨来，你来扫扫干净可好？

宋　成　（喜）使得使得。

赵錦棠抬磨。宋成扫粉，赵錦棠将磨压宋成手，宋成喊痛。

赵錦棠　賊子呀！（唱快板）

罵声賊子心非正，

花言巧語太欺凌，

奴家非是楊花性，

岂容鼠輩肆調情？（望門。）

宋　成　你不把我放了，我告訴姑媽說，饒不了你！

赵錦棠　（唱）朋比为奸早料定，

逼嫁串謀定有因；

略施薄懲須知警，

莫逞顛狂錯認人。

宋　成　告訴我姑媽饒不了你！

赵錦棠　（唱）我今預备拚性命，

暴雨狂风也不惊；

回身直向閨房奔，

从今后看你是怎样行。（跑下。）

宋　成　（喊痛）痛死我了！姑媽姑媽，快来快来呀！

宋氏上。

宋　氏　怎么样了？

宋　成　我好意替她扫粉，她把我的手压坏了。

宋氏抬磨。

宋　成　（抽手）哎喲喲！

宋　氏　你为什么跑到这里来？

宋　成　是她教我来帮忙的。

宋　氏　（笑）恐怕未必吧！怕是你自己来討苦吃的吧！这蹄子如此可恶，待我想法收拾她！看看是誰厉害！

宋氏下，宋成喊痛下。

## 第　十　場

四軍士、朱春登上。

朱春登　（念）幸得成功居上賞，待平余寇返家乡。（坐。）

李仁上。

李　仁　（念）陣前得了胜，做官是中軍。
有名朱春科，口称是二老爷前来求見。

朱春登　哦，二弟到了！——快快有請。

李　仁　有請。

朱春科上。

朱春科　（念）万里寻兄遵父命，飞渡关山到大营。

朱春登　吾弟因何到此？

朱春科　只因你与宋成，离家以来，杳无音訊，父亲放心不下，命我到此打探；不料到此得知兄长已因功封官，可喜可賀，

朱春登　提起宋成賊子，令人可恨！此賊行至中途，将我行李馬匹搶去，还要害我性命，待不与他干休，怎奈黃龙余党未灭，軍情甚紧。不知家中叔父安否？

朱春科　还好。

朱春登　母亲同你嫂嫂可好？

朱春科　倒也平安。

朱春登　你旣前来，少住几日，我命人回家先送一信便了。

朱春科　还是小弟先行回去吧！

朱春登　賢弟此来，理当謁見元帅，就此图一出身，岂不是好？你我同到大营去見元帅。

朱春科　就依兄长。

朱春登　带馬大营去者。

众人同下。

## 第十一場

宋成上。

宋　成　（念）磨房受騙眞可恶，費尽心机反吃苦。（坐）想着法儿要把朱春登的妻子騙上手来，誰想这賤人翻面无情！我也死了心了！索性在我姑媽面前放下几把火，将她們掮了出去，这份家財，岂不是我宋成独得？不免請出姑媽，商量商量，反正我也死了这条心了。——姑媽有請！

宋氏上。

宋　氏　叫我出来何事？

宋　成　我替你想好一个計策。

宋　氏　什么計策？

宋　成　我想她們婆媳两人，恨你是恨入了骨了，摆在家中，終不是个了局。不如把她們掮了出去，这份家財，岂不是你老人家一个人独得么？

宋　氏　此計甚好。怎样把她們掏了出去呢？

宋　成　我們家有的是羊，不如教她們出外牧羊，回到家来，連飯也不給她們吃，明天仍旧教她們餓着肚子出去。如此这般，不消几天工夫，还怕他們不死，你說这計策好不好？

宋　氏　好极了。我去掏她們出去，你去把羊赶出来！（見宋成下）我的侄儿实在有主意，难怪我疼他。

宋成赶羊上。

宋　成　她們来了。

朱母、赵錦棠上。

朱　母　（念）不知毒妇生何計？

赵錦棠　（念）度日如年可奈何！

宋　氏　（提鞭子）我看見你們这样鼻子臉子，我就生气！一天起来，吃完了飯就哭，哭完了就吃飯，好象受了多大委屈似的。今天这样的天气，你們两个替我出去牧羊罢，免得在家飽悶狠了，又要生病。

朱　母　你这毒妇，越說越不象話了！难道这牧羊的事，也教我們去做么？

宋　氏　（提鞭）快点走！我就要动手了。

赵錦棠　婆婆，不要吃眼前亏。出外牧羊，比在家受气还好得多了。

宋　成　你若是同我好些，我也替你說句好話。

赵錦棠瞋目。

宋　氏　走！

赵錦棠　婆婆我們去罢。

赵錦棠扶朱母哭下。

宋氏、宋成相視笑。

宋　氏　阿弥陀佛！这可称我的心愿了。正是：（念）

冷笑看他机上肉，（下。）

宋　成　（念）从今拔去眼中釘。（下。）

## 第十二場

四兵士推粮車、李仁、朱春科上。

朱春科　（唱西皮摇板）

奉軍令运粮草归从隴境，

喜此行定看那士飽馬騰。

俺朱春科。奉了元帅将令，前去隴西运粮，今已粮草齐备，回营繳令。——李仁，此地离大营还有多少路程？

李　仁　此去大营，还有三十里路程，軍中待粮甚急，我們要赶快运回才好。

朱春科　左右，趲行者。（唱摇板）

但愿得早日里狼烟扫尽，

回家园安慰我久病萱亲。

众人同下。

## 第十三場

四羊上。

朱　母　（內唱二黃倒板）

走荒郊禁不住西风凄冷——

朱母、赵錦棠上。

赵錦棠　（唱散板）

老人家从不曾受此酸辛。

朱　母　（唱）幸亏她賢媳妇百般孝順，

赵錦棠　（唱）怕衰姑动伤感暗地吞声。

朱　母　連日出外牧羊，挨餓受冻。今早出来，連飯也不給我們吃，看此情形，分明是要断送我两人性命！我已八旬的人了，为日无多，死何足惜！可怜你青春守寡，又受这般困苦，这长长的日子，怎样的度过呢？

赵錦棠　婆婆，快不要替媳妇伤感，只要婆婆自己保重，有媳妇在旁，就便向人家要飯，也不致于餓死。若是有天理的呢，我們自有出头的日子。若是无有天理呢，婆婆百年之后，这样的苦光阴，媳妇难道还有什么舍不得？自然跟随婆婆同去。縱在九泉之下，也是照样侍奉婆婆的。

朱　母　这都是我儿春登連累于你！——唉，春登，吾儿！你的阴魂有知，要曉得我們两人，在这荒山风雪之中，为你受尽千辛万苦了！（唱二黃慢板）

听她言不由得心中酸痛，

赵錦棠　（唱）劝婆婆要保重且莫伤心。

朱　母　（轉唱原板）

我已是八旬人无多晚景，

可怜她随着我度此光阴，

恨不得弃人間甘心目瞑，

赵錦棠　（唱）我儿夫在地下可也知聞？

抛下了我二人这般苦命，

到如今只落得管領羊群。

朱　母　（唱）料不想暮年人偏遭苦境，

怕的是在荒山风雪无情，（轉散板）

急忙忙我只得驅羊前进——（跌扑下。）

风声。

赵錦棠　（四顧，唱）

举目不見我衰亲！（追寻，跌扑）

追寻哪顧崎嶇徑，（跌扑）

虎虎狂风怎样行！（跌扑下。）

## 第十四場

六么令，四軍士、郭昕上。

郭　昕　（念）奉了圣上旨，加封有功臣。

老夫郭昕，今奉圣命，封賞功臣。——左右开道。

六么令合头，众人同下。

## 第十五場

四軍士、朱春登、朱春科上。

朱春登　（念）边塞狼烟靖，

朱春科　（念）同享太平春。

朱春登　（念）蟠蟠虎臣不可当，全凭神箭定家邦。

朱春科　（念）若非吾兄韜略广，怎作皇家一栋梁。

朱春登　下官朱春登。

朱春科　朱春科。

朱春登　賢弟，你我弟兄平定黃龙以来，也曾稟过郭老王爷，請假回家祭祖；不知圣上怎样傳旨？

朱春科　候圣旨到来，便知分曉。

李仁上。

李　仁　（念）龙虎台前出入，貔貅帳內傳宣。

启爷，圣旨下。

朱春登　香案接旨。

李　仁　香案接旨。

吹打，四軍士、郭昕上。

郭　昕　圣旨下，跪听宣讀。

朱春登<br>朱春科　（同跪）万岁！

郭　昕　只因朱春登平西有功，封为平西侯；朱春科隨征有功，封为忠义大夫；賜假一月，回家祭祖。——圣旨讀罢，望闕謝恩。

朱春登<br>朱春科　（同）万万岁！

朱春登　有劳千岁捧旨前来，后堂留宴。

郭　昕　皇命在身，不能久留，告辞了。

四軍士、郭昕下。

朱春登　賢弟，圣上命你我弟兄回家祭祖，賢弟請来傳令。

朱春科　兄长請来傳令。

朱春登　中軍听令。

李　仁　有。

朱春登　命你先行；一路之上，不可馬踏田苗，違令者斬首。——回来！在石戶县南門外双槐树将那宋成急速拿来，不得有悞。

李　仁　得令。——馬来。（下。）

朱春登　众将官，带馬还乡。

众　人　啊！

众人同下。

## 第十六場

宋成上。

宋　成　（念）不好了，不妙了！朱春登作官来到了！
我前番奉了姑媽之命，半路刺杀朱春登，不想草棵里出来个楞小伙子，呔了那么一嗓子，把我吓跑了！如今他作了官回来，岂肯与我干休？这便怎么好哇——有了，回去与姑媽商量商量。（走）——到了——姑媽！

宋氏上。

宋　氏　来了，来了。誰呀？

宋　成　是我。——姑媽，大事不好了！

宋　氏　哦，宋成啊，什么事？

宋　成　朱春登做官回来了。

宋　氏　哎呀我的媽呀！这可怎么好！当初我教你半路杀了他，他怎么做官回来了？

宋　成　当初我奉你之命，半路刺杀于他，誰想草棵里出来一个楞小伙子，呔了一声，我就吓跑了！誰想他如今做了

官回来，这可怎么好？

宋　氏　他回来跟我要他媳妇，要他的媽，可怎么好啊！

宋　成　要想个主意才好！

宋　氏　大家想来——有了。

宋　成　几个月了？

宋　氏　什么几个月了？

宋　成　你說有了，我当是有了表弟了。

宋　氏　被你这么一說，又忘了！

宋　成　再想，再想——有了。我們两个到双槐树前做两个假坟头。他回来要問，就說他們娘儿俩想他想死啦！这还有个名儿。

宋　氏　这叫什么名儿？

宋　成　这叫“平地起孤丁”。

宋　氏　好！走着！

宋　成　等等！您的事遮过去了！我的事怎办哪？

宋　氏　我問問你，朱春登瞧見你要杀他啦嗎？

宋　成　他喝醉啦，八成沒瞧見。

宋　氏　沒瞧見，就不要紧啦，都有我啦！

宋　成　有您就成！走着，走着！

二人同下。

## 第十七場

批子，二差役、李仁上，交义行路，下。

批子，宋成、宋氏上。

宋　氏　到了！

宋　成　孤丁起来！

二人同鎮技，批子。

宋　氏　你先在这儿，我去解解手。（下。）

二差役、李仁上。

甲乙　差　来此双槐树。

李　仁　前去問路。

甲　差　对，打听打听。——那边有个坟少爷，咱們問問他。

甲乙　差　（同）我們有礼。

宋　成　有利相还，不少亏欠。

甲乙　差　借光您哪！

宋　成　借筐不借扁担。

甲乙　差　借問一声。

宋　成　借我一升，还我一斗；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甲乙　差　我們是問路的。

宋　成　鹿在山上吃草；有犄角的是公鹿，沒犄角的是母鹿，七岔子、八岔子是梅花鹿。

甲乙　差　什么呀，我們問人！

宋　成　神？在庙里头。紅臉"老爷"，白臉关平，黑臉周仓。

甲乙差　我們問信！

宋　成　“信”？是毒葯！吃了就死，死了就出殯。

甲乙差　什么呀！我們有句話儿！

宋　成　画儿？画鋪里有！东一張，西一張，挂在屋里亮堂堂，要买几張买几張。

甲乙差　什么呀！我們問的是名姓！

宋　成　明星啊？天上有！大毛出来二毛赶，三毛出来白瞪眼！亮的是明星，紅的是火星，带尾巴的是扫帚星，滋溜滋溜那是个賊星！

甲乙差　什么呀？我問的是人的名姓。

宋　成　名姓？誰？

甲乙差　宋成。

宋　成　宋成？你等等——这二位头戴大帽身穿青，不是衙役就是兵；別說实話，把他打发走了得啦！——二位打听誰？

甲乙差　宋成。

宋　成　唉！死啦！

甲　差　你瞧！（向乙差）这个宋成眞沒造化！又是銀子，又是馬匹，他会死了！得了！咱們回去得啦！

宋　成　二位！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甲乙差　他有一表兄，名叫朱春登，陣前得了胜，皇王把他

封；想起他表弟，名字叫宋成，銀子二百两，外有馬如龙，見了本人給，不見兎儿不撒鷹！

宋　成　唉！我怎么説死了！有主意。二位，你們打听老宋成还是小宋成？

甲乙　差　宋成还有倆？

宋　成　老的新近死了。

甲乙　差　小的哪？

宋　成　远看——

甲乙　差　沒人。

宋　成　近覻——

甲乙　差　就是你。

宋　成　是我，拿銀子来。

甲乙　差　見我們二爷，二爷那儿領去。

宋　成　好！見你們二爷——参見二爺。

李　仁　你是宋成？

宋　成　不錯是我。

李　仁　前者在西凉路上，拐去行囊馬匹可是你？

宋　成　別提啦，我正走着走着，也不知道哪儿出来一个楞小子！咴了那么一嗓子，把我吓跑了！

李　仁　哼，那就是你二爷。

宋　成　原来就是您，早知道我就不跑了。

李　仁　你为何要用刀杀死侯爷？

宋　成　沒有哇。

李　仁　你这一刀砍得好！砍出一个侯爷来！

宋　成　早知道我多砍两刀，还許砍出个王爷来哪！拿銀子来吧！

李　仁　近前来！——着打！鎖了！

批子，甲、乙差鎖宋成同下。

## 第十八場

四軍士、朱春登、朱春科过場。李仁、二差役押宋成过場。宋氏上，出迎。四軍士、朱春科、朱春登、李仁上，同下。四軍士、朱春科、宋氏、朱春登上，入坐，李仁报上。

李　仁　宋成拿到。

朱春登　綁上来。——

二差役押宋成上，跪。

朱春登　哇，大胆的宋成！前者征西路上，拐我行囊馬匹，还要害我一死，似你这样賊子，就該取……

李　仁　斬。(斬宋成。)

朱春登　嬸娘，斬得可公？

宋　氏　斬得公。

朱春登　斬得可是？

宋　氏　斬得是。

朱春登　旣公旣是，也就罢了。

宋　氏　侄儿，你就該賞他一口棺木啊。

朱春登　傳地方。

二差役　傳地方。

宋成当場換帽髮作地保上。

地　保　什么事？

二差役　（同）宋成死了。

地　保　（念）好人不长寿，禍害一千年。

　圣上有旨：賜他金井玉葬。

二差役　拖下去喂湯鍋。（与地保同下。）

朱春登　嬸娘，我回家半日，怎么不見我母亲妻子？哪里去

　了？

宋　氏　自从你走之后，她婆媳二人今日也想，明日也想，

　想你就想死了！

朱春登　怎么講？

宋　氏　想你就想死了！

朱春登　哎呀！（暈，唱二黃倒板）

　　　　听說是老娘亲不幸命斷——

　母亲！老娘！味！赵氏妻啊！（唱散板）

　　　　好一似刀割肉箭把心穿。

　　　　問嬸娘她婆媳何处埋殮？

宋　氏　（唱）她婆媳埋在那双槐树前。

朱春登　（唱）叫中軍备祭礼坟前祭奠，

　　　　到后堂穿重孝头戴麻冠。

　娘啊！（哭。）

　　众人同下。

# 第十九場

甲
乙　差　（內声）嗯哼！

　　　甲、乙二差役上。

甲　差　（念）为人莫当差，

乙　差　（念）当差不自在；

甲　差　（念）风里也得去，

乙　差　（念）雨里也得来。

甲　差　伙計請了。

乙　差　請了。

甲　差　咱們侯爷得胜回朝，封侯之賞；多么称心滿意！美中不足，不想他又丁忧啦！

乙　差　什么叫丁忧啊？

甲　差　丁忧你都不懂！就是老太太下世了！

乙　差　我更不懂。

甲　差　就是死啦！你懂不懂？

乙　差　这多干脆，費这話干嘛呀！

甲　差　侯爷要在坟前一祭，二爷命咱們打扫坟台，打扫起来。

乙　差　請。

　　　小开門，二差役打扫。

甲
乙　差　有請二爷。

　　　李仁上。

李　仁　可曾打扫干淨？

甲　差　打扫干淨了。

李　仁　下面伺候。

二差役　是。

李　仁　有請侯爷。

哭皇天，宋氏上。

宋　氏　（假哭）哎呀！我的嫂子呀！

朱春登、朱春科同上。

朱春登　老娘，母亲，娘啊！（跪拜，唱二黃倒板）

見坟台不由人珠泪滿面，

母亲，老娘，娘呀！（接唱迴龙）

尊一声去世的娘細听儿言。

宋氏、朱春科、李仁、甲差、乙差暗下。

朱春登　（接唱反二黃慢板）

都只为西凉城黃龙造反，

你孩儿替叔父去到軍前。

路途中儿得了三枝神箭，

因此上灭黃龙扫靖狼烟。

实指望回家来母子們相見，

又誰知儿的娘命丧黃泉。

哭老娘只哭得肝腸痛断，肝腸痛断，儿的娘啊！（轉原板）

吃什么爵祿作的是什么官！

哭罢了老娘亲再把妻叹，

叫一声賢德妻你在哪边？

我和你夫妻情难得相見，难得相見！我的妻

呀！（接唱散板）

只哭得咽喉哑也是枉然。

李仁、朱春科、宋氏、甲差、乙差暗上。

宋　氏　大相公算了罢！不用哭啦。

朱春科　母亲，我爹爹坟墓現在何处？

宋　氏　那边就是。

朱春科　哎呀爹爹呀！（拜。）

朱春登　中軍。

李　仁　有。

朱春登　看官誥伺候。

李　仁　是，官誥在此。

朱春登　母亲，孩儿平西有功，挣来官誥，怎的不来穿？怎的不来戴？……（哭）啊嬸娘，侄儿挣来官誥，請来穿戴。

宋　氏　这是你母亲、媳妇穿的，戴的，我怎么能穿戴呢？

朱春登　她婆媳么？唉！无福消受了！

朱春科　敎你穿戴，你就穿戴起来罢。

宋　氏　穿戴起来。（下。）

朱春登　賢弟。

朱春科　兄长。

朱春登　你伯母、嫂嫂一死，愚兄不愿在朝为官，情愿入山修道，不知賢弟意下如何？

朱春科　兄长不必如此，从长計議。

朱春登　賢弟不必拦阻。——中軍。

李　仁　有。

朱春登　本爵不愿为官，意欲入山修道，在此高搭席棚，舍饭七天。在这七天之內，如有貧苦之人，前来討飯，不許难为他們；如若难为他們，打折你們的狗腿，記下了。

李　仁　是。

朱春登　賢弟請。正是：（念）

可叹老母亡故早，

朱春科　（念）怎不教人泪双抛。

朱春登　娘啊……

朱春登、朱春科下。

李　仁　来。

甲乙　差　有。

李　仁　侯爷傳話出来：在此高搭席棚，舍飯七天。在这七天以內，如有貧苦之人，前来討飯，不許难为他們；如若难为他們，打折尔等的狗腿。記下了。

甲乙　差　是。送二爷！

李　仁　免。（下。）

甲　差　伙計，你听見沒有？侯爷不愿为官，就在此处舍飯七年。

乙　差　什么呀！七天。

甲　差　不錯，七天、七天。你去問問飯得了沒有。

乙　差　还大懶支小懶，一支一个白瞪眼哪！——厨下的！飯得了沒有？

內　声　飯已熟了！

甲　差　搭出来。（同搭飯筐）咱們擱个篷儿，我这边席着，你

那边看着。

乙　差　咱們吆喝一声！——嗨，有要飯的，上这儿来呀！

四穷苦百姓上，打飯下。

內　声　飯舍完啦！

甲<br>乙　差　这么会功夫，飯就完啦！眞快！搭下去——（同搭下飯鑑）咱們再言語一声。——早飯是过啦，午飯未到，有要飯的先别来呀！

朱　母　（內）苦哇！（唱二黄倒板）

陣陣狂风难禁受！

朱母，赵錦棠同上。

赵錦棠　（接唱二黄散板）

婆媳討飯任漂流。

朱　母　（唱）怕只怕老命不长久！

赵錦棠　（唱）但不知何日里才得出头！

朱　母　媳妇，好一陣狂风，也不知将你我婆媳刮到什么所在？为婆腹中飢餓了！

赵錦棠　啊婆婆，請在那边稍坐片时；待我討些飯食，与婆婆充飢。

朱　母　如此，媳妇快些前去，为婆的飢餓得很啊！

赵錦棠　二位将爷，貧妇有禮。

甲<br>乙　差　干什么的？

赵錦棠　可怜我有八十岁的婆婆，三餐未曾用飯，可有殘汁剩飯，賞与貧妇，好与我婆婆充飢。

甲<br>乙 差　你要飯的不看时候！早飯已过，午飯未到，那边等会，午飯得了給你多盛点。

赵錦棠　偏偏来得不凑巧！

朱　母　（哭）餓坏了。

赵錦棠　哎呀！（唱二黃散板）

有貧妇跪席棚泪流滿面，

尊一声二将爷細听我言：

可怜我有八十岁婆婆他三餐未曾用飯，

眼見得餓死在那那……席棚外边。（轉唱哭头）

啊啊啊……二将爷呀！

甲　差　起来，起来！（哭）嘿嘿。

乙　差　你看这要飯的哭得怪可怜的，我瞧不得这个！咱們給他言語声——有請二爷。

李仁上。

李　仁　何事？

甲　差　外面来了一老一少两个貧妇，前来討飯。

李　仁　你就說早飯已过，午飯未到。

乙　差　小人言道：早飯已过，午飯未到，是她們苦苦哀求，沒有什么說的，您給找点吃的吧！

李　仁　看她們的造化！

甲<br>乙 差　修好有好处哇！修得您輩輩当二爷！

李　仁　啊？

甲<br>乙 差　您給找点吃的吧！

李　仁　厨下的，可有殘菜剩飯无有？

内　声　侯爷思想太夫人，吃不下去，剩了半碗殘飯，拿去与他充飢。(递李仁碗)小心侯爷的碗！

李　仁　是。——(向二差)侯爷思想太夫人吃不下去，剩下半碗殘飯，拿去与她們充飢。(递甲差碗)小心侯爷的碗！

甲　差　喝，吓我一跳——伙計你看侯爷真吃好东西！丸子湯泡飯，这还有个丸子，我把他吃了罢！

乙　差　我掐死你！拿过来！跟着侯爷什么沒吃过？什么沒見过？这么个丸子就瞧到眼里啦！沒根基！饞骨头！我喝点湯吧！

甲　差　你拿过来吧！不叫我吃丸子，你喝湯？給人家吧——这有半碗殘飯，拿去吃去！

赵錦棠　放在地下。

乙　差　伙計，你看要飯的还有这許多規矩！(見赵錦棠取碗)嘿！小心碗！

赵錦棠　曉得——啊婆婆，媳妇討来半碗殘飯，婆婆請用。

朱　母　媳妇你呢？

赵錦棠　媳妇么？……唉，我还不餓呀！

朱　母　哪里是你不餓，分明是賢德呀！

赵錦棠　(回顧)且住！看此处好象我家坟塋，哪个在此舍飯哪？待我禀告婆婆知道——啊婆婆，看此处好象我家坟塋，不知何人在此舍飯？

朱　母　你我婆媳被狂风一陣，迷失路徑，不知这是什么地方，哪里来的我家坟塋啊？

赵錦棠　媳妇过門的时节，到此上坟，看过碑碣，故而認得。

朱　母　哦，你記得清？

赵錦棠　記得清。

朱　母　看得明？

赵錦棠　看得明。

朱　母　如此摔我看來。

甲乙　差　嗨，嗨，你們往哪儿蹓躂？

朱　母　我們看看。

甲　差　对，叫她們开开眼！

朱　母　朱龙、朱凤……祖先爷呀！（哭。）

甲乙　差　嗨！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哭起来啦？惊动侯爷担不起，赶快出去！

朱　母　（唱二黄散板）

一見坟台珠泪滚，

怎不教人痛伤情！

哭一声祖先爷呀！啊……祖先爷呀……

甲　差　别哭了，快走！

朱母一惊，失手落碗，李仁拔刀出鞘，威吓，四軍士引朱春登上，瞋目视李仁，李仁忙后退，颤抖。

朱春登　中軍。

李　仁　有。

朱春登　外面何事喧嘩？

李　仁　启禀侯爷，外面来了两个貧妇，一老一少，前来討飯，只因早飯已过，午飯未到，她苦苦哀求。有侯爷剩下的半碗殘飯，賞与她們充飢，不想她們自不小心，将

碗打碎了！

朱春登　嘟！想是你等难为了她們。——来，扯下去打！

李　仁　哎呀侯爷呀！将那两个貧妇，或老或少喚进一名，問个明白，若是小人难为了她們，縱然将小人打死，也是甘心認罪。

朱春登　罰跪一旁。

乙　差　二爷，这里干淨。

李　仁　（向乙差）哼！（跪下。）

朱春登　来。

甲　差　有。

朱春登　傳話出去，对那貧妇言講：或老或少，喚进一名，席棚对話，打碗之事，一概不究，問話之后，还要周济她們。

甲　差　是。

朱春登　轉来。

甲　差　有。

朱春登　不要惊吓她們。

甲　差　是。（出門看朱母）好精神！吃飽了食困，餓了发呆！那儿惹下来，这儿睡着啦！我吓唬吓唬她。

乙　差　不叫惊吓她們哪！

甲　差　得了——呀呔！我把你們这項人，吃得好好飯，你要認坟！你們家有这样坟嗎？認坟也罢，你倒是小心点碗哪！你瞧瞧碗也砸啦，飯也撒啦，侯爷怒啦，二爷傻啦，差点沒把我們伙計給剮啦。

乙　差　沒那么大罪过。

甲　差　侯爷吩咐下来：或老或少，进去一名，席棚答話，打碗之事，一概不究，問罢之后，还要周济你們哪。可是这么着：你們老的进去，小的别进去，小的进去，老的别进去，也别都进去，也别都不进去。我跟你說話哪！我們这儿还跪着一个呢！唉！这是怎么話說的！

赵錦棠　哎呀婆婆啊！里面傳話出来：打碗之事，一概不究，或老或少，进去一名答話，答話已毕，还要周济我們，还是婆婆請进去吧！

朱　母　啊媳妇，为婆年迈，眼花耳聾，听話不清，回話不明，还是媳妇你进去吧！

甲　差　这个老婆子，吃飯有她，回話她就不去了！

赵錦棠　待媳妇前去。(欲进。)

众軍士　(喝)哦！

赵錦棠　(畏縮)哎呀婆婆啊！里面喊叫連声，媳妇有些害怕，我不敢进去！

朱　母　哎呀媳妇啊！你只管大胆进去！那大老爷不难为于你便罢，倘若难为于你，你在里面喊叫一声，我拚着这条老命不要了，哼哼！我就与他們拚了！

甲　差　好！吃飽了！跑这儿拚命来了！

赵錦棠　是。媳妇前去。婆婆那里等我——貧妇告进。

朱母暗下。

甲　差　貧妇告进。

众軍士　(喝)哦。

赵錦棠　参見侯爷。(跪。)

朱春登　那一貧妇，为何不抬起头来？

赵錦棠　有罪不敢抬头。

朱春登　恕你无罪。

赵錦棠　謝侯爷。

朱春登/赵錦棠　（对看）哎呀且住！看这（贫妇/侯爷）好象我（妻/夫）模样，嬌娘道（她/他）已死，怎么（她/他），（她/他），（她/他）还在？既是我（妻/夫）就該相認——哎呀我那（妻/夫）——

众軍士　（喝）哦。

朱春登/赵錦棠　哎呀且慢。錯認（民妻/官长）于理不合。这，这，这便怎么处？——我自有道理。

朱春登　那一貧妇，我手下之人，哪个难为于你，从实講来！

赵錦棠　就是这位将爷他……

李　仁　呔！我們手下之人，哪个难为于你，当着侯爷在此，从实講来。你們討飯吃的呀，也要放出一点天理良心来。

赵錦棠　侯爷，他、他、他是一个好人。

李　仁　侯爷开恩。

朱春登　起过一旁。

李　仁　謝侯爷。

乙　差　二爷受惊！

李　仁　滚了下去。

甲、乙差下。

朱春登　那一贫妇，姓什名谁，从实讲来，不要害怕，好周济你們。

赵錦棠　侯爷容禀！（唱西皮倒板）

　　有貧妇跪席篷泪流满面。

众軍士　（喝）喫。

朱春登　两廂退下。

　　众軍士、李仁下。

朱春登　面朝前跪。

赵錦棠　是。（唱西皮慢板）

　　尊侯爷細听我表叙一番：

朱春登　家住哪里？

赵錦棠　（唱）家住在山东齐河小县，

　　南門外双槐树有我的家园。

朱春登　你父何人？

　　李仁暗上。

赵錦棠　（唱）我的父赵都堂官高爵显，

朱春登　啊！配夫何人？讲。

赵錦棠　（唱）配儿夫朱春登……

李　仁　看刀！

　　李仁拔刀欲砍赵錦棠，赵錦棠惊跪走。

朱春登　（止住）哇！你侯爷在此問話，要你多事！还不下去！

李　仁　哌！是。

　　李仁下。

朱春登　那一貧妇，配夫何人？讲。

赵錦棠　（唱原板）

配夫君朱春登結发良緣。

朱春登　你丈夫往哪里去了？

赵錦棠　（唱）都只为西凉城黃龙造反，

朱春登　黃龙造反与他什么相干？

赵錦棠　（唱）我夫君替叔夫去到边关。

朱春登　可有書信回来？

赵錦棠　（唱）去时节有宋成相随为伴，

回家来道夫君命丧軍前。

朱春登　（自語）哎呀！原来宋成果然这等可恶！这一刀眞不枉也！——后来又怎样？講。

赵錦棠　（唱）我嬸母他逼奴另行改嫁，

朱春登　改嫁哪个？

赵錦棠　（唱）她言道嫁宋成天配良緣。

朱春登　（自語）嬸娘！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想那宋成乃是什等样人，敢娶都堂之女，侯爷之妻。眞眞是岂有此理！——那一貧妇，你是从也不从？

赵錦棠　（唱）因不从打至在磨坊碾面，

朱春登　是啊，不从的好！有志气！往下講。

赵錦棠　（唱）又不从打至在牧羊（轉二六）山前。

每日里吃的是黃虀淡飯，

到晚来与群羊在一处安眠；

被风飄迷路途来此討飯，

不隄防誤失手将碗打殘！（轉唱搖板）

望侯爷开大恩将奴放轉——（哭头）

侯爷呀！

到来生变犬馬結草啣环。

朱春登　哦！（唱西皮慢板）

听我妻赵錦棠細說一遍，

好一似刀割肉箭把心穿；

嬸娘道她婆媳早把命断，

为什么她还在阳世人間？

莫不是死得苦寃魂不散？

莫不是魍魎鬼把我来纏？

我这里出席棚用目观看——

又只見那紅日未落西山。

赵錦棠左手上有硃砂一点，

是不是向前去細問一番。（行絃）

啊，那一貧妇，赵錦棠左手指上，有硃砂一点，你可有？

赵錦棠　这个……有。

朱春登　（看赵錦棠手）哎呀，妻呀！

赵錦棠　侯爷为何这等相称？

朱春登　我是你丈夫朱春登作官回来了。

赵錦棠　当眞？

朱春登　当眞。

赵錦棠　果然？

朱春登　果然。

赵錦棠　（唱哭头）

啊……我的夫呀，（唱西皮散板）

只說是夫妻們不能相見，

又誰知今日里又得团圓。

朱春登　（唱）問賢妻老娘亲可在外面？

赵錦棠　（唱）老婆婆現在那席棚外边。

朱春登　（唱）賢妻带路把母見——

朱母暗上。李仁暗上。

朱春登　（唱散板）

儿是朱春登作官回还！

啊，母亲，我是你儿朱春登做官回来了。

朱　母　砸了你的碗，賠你的碗就是了。

赵錦棠　啊！婆婆不必害怕，你儿春登作官回来了。

朱　母　哦，你是我儿春登回来了？

朱春登　正是。

朱　母　啊，儿呀，为娘我要了飯了。

朱春登　中軍。

李　仁　有。

朱春登　請你二老爷。

李　仁　是。——有請二老爷。（下。）

朱春科上。

朱春科　（念）忽听兄长喚，上前問根源。

——兄长何事？

朱春登　賢弟，你伯母、嫂嫂当真亡故了么？

朱春科　啊！兄长何出此言？

朱春登　你往上看！

朱春科　哎呀，我那伯母、嫂嫂啊！

朱春登　賢弟，你我在朝为官，不能治家，焉能治国？嬸娘

作出此事，你要与我問个明白。

朱春科　小弟一概不知，待我請母亲出来，問个明白——有請母亲。

宋氏上。

宋　氏　（念）侄儿作了官，凤冠霞帔我来穿。儿啊，請你母亲出来，有何話講。

朱春科　伯母、嫂嫂当真亡故了么？

宋　氏　当真亡故了。

朱春科　朝上看来。

宋　氏　（在門外偷看）哎呀慢着，我把他一家子都害苦啦！这要追究起来，我拿甚么話說呀？干脆跳井去吧！（下。）

朱春科　看我母亲变顏变色，待我赶上前去！（下。）

李仁上。

李　仁　太夫人投井已死！

朱春登　好好安葬。——請母亲后堂更衣。正是：
（念）轉战沙場有数年，

朱　母　（念）婆媳受苦牧羊山，

赵錦棠　（念）且喜今日重相見，

李　仁　（念）老太太！骨肉相逢庆团圓！

朱　母　春登，媳妇，来呀！哈哈哈。

尾声，四人同下。

——剧終

剧照説明：《硃痕記》中的赵錦棠（程硯秋飾）、朱母（文亮臣飾）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4號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統一書號：10070·317　字數30,000　開本787×1092耗1/32　印張1 11/16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0册
定價(7) 0.16元